



申观察

本报记者走访沪郊多个点位，发现入侵生物福寿螺有扩散趋势

福寿螺「蔓延」河道水田，怎么办？

▲ 附着在蓝色塑料船上的福寿螺卵块 张潇 摄
▲ 在梢尖洋河随机打捞的福寿螺(左二)与河岸边随机拾取的福寿螺(右二) 屠瑜 摄

本报记者 屠瑜 实习生 张潇

八月末的一个中午，正值罕见酷暑。53岁的蒋其信穿着灰色防晒衣、头顶烈日在松江区“八十八亩田”里的莲塘边除草，趿着的黑布鞋和挽起的裤腿上沾满草和泥土。

问起福寿螺，他停下手里的活，激动地指着面前莲秆上满布

的粉红色福寿螺卵块说：“这个东西除不胜除，繁殖速度太快了！每天早上都要先清理一遍田里的福寿螺，再干其他的活。”提起福寿螺的数量，他止不住地重复“今年特别多”，比去年多了一倍都不止。

当天，记者连续走访了沪郊3个区，观察了河道、荷塘、稻田、林地、菱角塘等10个点位，也对4年前探访过的一些点位进行了回访，发现福寿螺在上海有扩散蔓延趋势，治理刻不容缓。

实地探访

“福寿螺是灾难”

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浦东新区长东路边的河道，观察发现野茭白、桥墩及硬化土岸上均附着一定数量的福寿螺卵块。从路面到河岸的土坡地上堆积着不少福寿螺尸体。随手从河里捞上来一个福寿螺，重68.5克，长约6.5厘米。

随后记者在网红打卡地红窑外夏兰路附近的河道发现，河岸上福寿螺卵块分布密集，平均一米岸线附着5—7个卵块。据同行的环保志愿者姜龙介绍，每个福寿螺卵块有50—200个单个卵，甚至更多。一条停靠在河边的蓝色塑料船船壁上，密集附着着二三十个卵块，触目惊心。

夏兰路边的梢尖洋河上，正划着船捕鱼捞虾的曹老伯说，他今年78岁，他小时候河的水质很好，“河里的水可以喝”。五六年前开始出现福寿

螺，并被告知这种螺有寄生虫，不能食用。说着，曹老伯拿起船板上的福寿螺向记者展示，并说自己捞虾时发现福寿螺，会收集起来扔掉。

蒋其信在松江区长郊的兴达村承包了100多亩水塘，主要用来种植藕用莲。高温天加福寿螺影响，蒋其信说，“今年肯定会减产，预计最少减产30%”。蒋其信陷入两难境地：不用灭螺药，福寿螺会大量繁殖，吃藕苗、藕叶，农作物会减产；用药会有破坏环境的风险。已经用了两次灭螺药的蒋其信表示，后面还要用一次。“再不用药，明年连种都没有了”。一次2000多元的灭螺药钱，让他心疼不已。

下午1时20分，记者回访青浦区青西郊野公园，站在田埂向莲塘望去，可见大量福寿螺卵块依附在莲秆上，十分显眼。

40分钟后，记者来到田山庄村，看到村民委员会邻近的多处小桥桥体上附着有密密麻麻的福寿螺卵块。4年前，记者在该村“晨光苑”（村中心的小花园）内发现福寿螺活动痕迹。在石桥桥墩下的石墙上也看到不少卵块，并有人工刮除的痕迹。

在莲金支路任屯支路公交站牌附近的积水林地里，记者观察发现，在宽约20米、长60—70米的空内，福寿螺卵块附着在露出水面的树干上，最高的超过水面一米。

记者又来到商榻社区，在连通昆山水域和淀山湖的急水港北岸双浜村水稻田里，记者发现一只福寿螺正在啃食稻苗，有不少福寿螺卵块附着在稻苗上，田埂上也堆积着死掉的福寿螺。平均一平方米的水田里可数到十余只福寿螺。急水港南岸一处水上环

卫的作业码头上，负责驾船打捞水面漂浮垃圾的工人对记者说：“这几年（福寿螺）多得很，弄不干净。”

见到沈纪明时，他正在夏家甸一口小龙虾养殖塘边的砖房里打着赤膊扇风。谈起福寿螺，沈纪明直言“福寿螺是灾难”。59岁的他在夏家甸承包土地20年，今年经营近30亩地，其中种植水稻的10亩是福寿螺的“重灾区”。

今年5月，眼看着福寿螺在田里大量繁殖，自己一个人无法应对，沈纪明雇了6个人，花了1500元，将稻田里的水抽干，最后收集到“起码500斤”福寿螺。“怎么搞都搞不掉，有水的地方用药打掉后过段时间又会有。我也是没办法啊，下血本了，不然颗粒无收。”沈纪明表示，听见福寿螺就觉可怕，看见它就恨，“头一天补种的五株水稻秧苗，后一天就被福寿螺吃光！”

专家建议

因地制宜 时空阻截

福寿螺原分布于南美洲，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水生经济生物引入我国，后因口味不佳等原因被弃于水生环境。因其具有繁殖力高、适应性强、食性杂等特点，在我国多个区域迅速扩散入侵，已给农业生产、生态系统、人体健康等造成了危害。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与生态环境学院张饮江教授表示，结合福寿螺定殖和扩散特点，需要更加关注解决措施的科学性、精准性、安全性、高效性、经济性，做好顶层设计。

他介绍，就科学性来讲，针对福寿螺栖息的时空特点，从它的全生命周期入手，对福寿螺抱卵、卵、幼螺、成螺四个不同的生长阶段针对性地进行清理，结合福寿螺生态特点和生理习性

进行灭螺阻截。空间方面，需要按照农田、河道等不同的土地利用形式及空间场景来采取对应的措施处理，做到因地制宜。

“福寿螺的生理习性很明显，它总是在河道两边的浅水区，到了晚上爬出水面，这也是灭螺好时机。”张饮江还指出，在防控过程中须尽量使用植物源灭螺剂，将生态治理放在首位，要考虑农产品安全生产和水生态环境安全，谨防二次污染。

环保志愿者姜龙提出，福寿螺螺肉富含有机质、螺壳钙含量相对较高，可以用来堆肥，或是处理后作为饲料添加剂等。张饮江认为福寿螺资源化利用的解决思路非常好，但他不建议“在福寿螺控制后面加上资源化利用”。

“福寿螺若成了‘好东西’，可吃可用，农民、渔民会养殖福寿螺。”张饮江补充说，养殖过程中若出现管控疏漏，不论是一个福寿螺逃出去，还是一百个福寿螺逃出去，“后面都会多很多，没办法控制”。

张饮江在福寿螺研究方面深耕十余年，他的团队也在研发可循环使用的多维度诱捕福寿螺的工具。张教授告诉记者，福寿螺近年来愈发适应上海环境，对温度、水质、盐度等的适应能力已有提高，需要及时采取措施防控螺情。

此外，张教授还建议水务、农业、环保等部门应加强重视，合作共谋灭螺事宜，做好系统工程。相关部门联防联控，做好监测预警工作，跨部门协

同治理，带动群众参与。

在实地探访过程中，家住双浜村的高老伯告诉记者，周围有少数村民专门打捞福寿螺去卖。张饮江说，他了解到青浦存在有偿收购福寿螺的情况。业内人士表示，收购福寿螺并无害化灭杀目前是民间公益行为，建议政府适当予以经费补贴，扩大效果，但必须保证收购的是野生螺。

生态文明已经写入国家宪法，加强外来生物的防控是一项重要工作。张饮江认为，从健康中国、美丽中国的角度看，做好福寿螺防控不可或缺。福寿螺或携带寄生虫，人吃了可能会生病，不建议食用。此外还会破坏农田、河道、湿地的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稳定，甚至会影响粮食安全。

部门回应

加强协作 共克难题

“我们对福寿螺也很头痛。”上海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邓武介绍，近两年福寿螺数量总体保持稳定，但较前几年增加较多。

邓武说，每年5—9月是福寿螺产卵高峰期，水务部门会采用物理防治的方法，对河道、沟渠等发生区域，组织开展人工捡螺、卵块铲除工作。水面发现福寿螺和石驳岸、水生植物上发现福寿螺卵，按要求就地无害化处理。此外，还会采用人工及利用便携

式高压水枪将附着在驳岸、木桩、水生植物上的福寿螺卵块冲碎清理，将捕获的福寿螺和螺卵敲碎、剁碎后深埋或者作为湿垃圾处理。

邓武也坦言，福寿螺繁殖速度快，一只雌螺每年可产卵数千粒，且卵块易于附着在多种介质上难以彻底清除，且产卵活动时间多为半夜，养护难以长期夜间捕捉，给福寿螺防治带来困难。此外，福寿螺分布广泛且活动性强，容易随水流传播至新的水域和

农田。同时，其卵块在冬季也能在土壤中存活至次年春季孵化，增加了防控难度。加之河道多为开放水系，难以利用麻鸭等天敌进行控制。

下一步，水务部门将加大巡查和清理力度，在福寿螺高发河道加大巡查和增设保洁人员，针对福寿螺主要集中在护岸上以及水生植物上的特点，在浅滩处集中对福寿螺进行处理。同时加强监测预警和部门协作，强化宣传教育；加强农业、水利、环保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防控合力，共同应对福寿螺灾害；加强对周边居民的引导，提高大家对福寿螺危害的认知和防控意识。



■ 长东路边河道随机打捞的福寿螺，重68.5克 屠瑜 摄